

蒙福的四姨

(2008-4-12)

一周前，爱慈表妹发了个邮件给我，说四姨的女儿小明打电话给她，告诉他四姨走了。我很伤心。因为我上一辈的老人中，只剩下一两个还健在的了。我一直想要去问她写家里的历史，可是就没有问，现在去那里问哪？

我的姥爷19世纪末，在山东青州府英国浸信会办的培真书院读书，娶了我的曲姓老娘，她是我的亲老娘，也在培真书院读过书。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姥爷他们生了8个孩子，四男四女。后来老娘得丹毒去世，姥爷和二老娘又生了5舅。虽然孩子多，母亲的姐妹还是都受了中专的教育，全都是护士学校毕业，那也是传教士在青州府办得中国最早的护士学校，在那时候也是很不错的。四姨后来就到了上海做护士，她在上海第六医院工作，后来当了多年的护士长，直到退休。我在这里碰到一位从第六医院来的医生，问他认不认得聂义，他说护士长啊，认得，而且，她们去一个教会。

解放初，母亲一直有件事想不通，对四姨有埋怨。是因为二舅解放前在老家躲抓壮丁，去了上海投奔四姨，后来四姨为什么会同意他去了台湾，然后又赶上时局变化回不来了。二舅子那时候怀孕在身，爱慈表妹从生下来没见过父亲。后来母亲问四姨，四姨说那时候物价飞涨，一个月挣的钱买不了一只鞋，没办法。正好二舅的同学在台湾开照相馆，就让他去那里，谁知正好赶上国民党撤退到台湾，他就再也回不来了，母亲这才明白真相。

我第一次见到四姨是六零年，我要上高一的暑假，她叫我和爱慈妹一起去上海玩玩儿。我看到的四姨活脱脱得像我的母亲，倍觉亲切。四姨在南京西路住，我和爱慈每天自己在上海到处跑，还真不错，从没走丢过。那时候我们在那里玩得高兴，小明那时才4岁，看到我们来高兴得很，在屋子里乱跑，把大衣柜子的镜子撞破了，可是四姨回来什么也没说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都解放那么多年了，街上的人喊邻居是还是在叫某小姐某少爷哪？北京市是绝没有这些称号了。另一件事就是四姨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她从来没有间断过去教堂聚会崇拜，我的母亲和舅妈在北京参加了革命工作，早就不可以了。

第二次见到四姨是在六六年我们大串联的时候。我们班21个人一起串联到了上海，我又去看四姨，她还是老样子走起来一阵风，她带我去四舅的岳母家看我的小表弟岩坡，四舅那年夏天刚刚生尿毒症在301医院去世，表弟太小就送到上海给她的外婆带。四姨那时已经不能去教堂了，因为教堂都被关了。我记得我把串联一路走一路收集到很多传单，寄放在她家里，我们就继续徒步往杭州走去。

七三年四姨检查出来得了胃癌，动手术前人家给她看片子，她说瘤子都开花了，是很严重的晚期，可是神真是恩待她，她祷告神，神就听了。从73年到现在，她的先生得了肝癌，我的母亲得了肝癌，三舅，五舅，二舅都得了胃癌相继去世。可是四姨从73年到今年35年了她都是活得很好。

我七四年去广州出差，绕到上海去看她，她特别高兴和邻居讲是他的外甥女来看他。那时候她的先生已经得了肝癌去世了，她很平安。

90年代末，小明和她先生移民到了加拿大，我和小明讲四姨应该把她的故事写下来做见证，小明说四姨的祷告就是管用，以前生病也是这样跪下来祷告起来就好了。小明拿到身份后就一直在给四姨办移民，我们就盼着四姨赶快能来。我说等她来了接她来这边住，因为这里暖和。可是一拖就是好几年，四姨也老了。几周前，小明打来来电话说四姨病了，可能是癌，让我为他祷告，我们就希望她不要受罪。四姨说她这次大概过不去了。医生也不知道是新发的还是复发。

怎么检查出来的哪？她在等了这么多年之后，终于接到了加拿大大使馆的通知，叫她去检查身体，检查后，她就觉得不舒服，肚涨，到医院检查是腹水，马上去了他工作过几十年的第六医院检查。小明马上赶了回去，周二四姨离开了人世，回到了天家。神是听祷告的神，正如我们期盼的，去世前，她没有受很多罪。四姨是个很蒙福的人。

我们感谢神为了四姨蒙福的一生。

小标题